

第四章 言語訓練—「爆丸奇緣」

在我看過的書中，至少有兩本提及亞氏保加症患者通常沒有言語障礙，訓練中心的員工也曾這樣說，可是我的幼子卻有這方面的問題。

幼子遲學語，是出乎意料兼失望。第一，夫妻家族兩代，都沒有遲開口的孩子。我曾反覆詢問家父，知道我不是。第二，長子學習語言的能力是超卓的。他由出生至四歲多，都由不諳廣東話的菲傭照顧，但未足一歲已講話，字正腔圓，交口稱譽。第三，內子自懷有幼子，便不再工作。幼子是從小在廣東話的環境長大，不會缺乏聽和講的機會。我從旁觀察，加上在家試探，肯定幼子不是失聰，但他就偏不說話，到兩歲多仍未開口，內容不是少，而是零。

於今回顧，他接受言語訓練的經過，可分為四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，是他兩歲半至三歲三個月的時候。這段時間，他進步很快，由「零開口」，變成可以用語言表達最基本的生理需要。

第二階段是在三歲半到四歲半。他在這階段接受綜合訓練，包括大、小肌肉、自理等，而言語訓練是其中一部份。結果，他的言語能力有進步，但改善速度緩慢下來，明顯及不上第一段日子。

第三階段始自四歲半，幼子被診斷為亞氏保加症患者，治療方法立變，加入大量刺激前庭、腦神經的訓練，幼子的進步速度漸快。

第四階段是我休假後的日子。我天天給幼子提供大量新活動、新體驗及新話題，改善他自理能力，增強其自信心。幼子漸見勇於嘗試和表達，語言和社交能力並進。這段時光，他的進展一日千里。

以下我將會詳述這四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

自出生起，幼子一直在政府母嬰健康院作定期檢查。我數次向醫生請教幼子遲學語之事，所得的回覆總是「再觀察多一會」，著他輪候、排期進行評估。到幼子兩歲半，我與內子不願再等，四處打聽，得知私人執業的言語治療師收費貴，約八百至一千元一小時。其後，我輾轉得悉香港大學言語治療學系有些特別安排，

收費廉宜得多，約二百元一小時。這些課節是港大為高年級學生的實習課，導師在旁觀察、指導。幼子在那時就開始在港大受訓練，前後共約八個月。

那段日子，由內子陪同幼子上課，我盡量請假參與，約每兩課陪伴一次。那一段時間的訓練，是真的從零開始，幼子由一個字，一句詞語，一組句子慢慢學，進而展開簡單對話。我十分佩服港大那批學生，因為在那裏所見的教具，雖較簡略，不及後來我在其他中心所見的新和多，但我估計部份是學生自購，甚至特別為我兒而自製，以針對他當時所需。我猜這是港大培訓學生的一部份，故意不多提供教具，要學生自行動腦筋解決。

訓練的教具，其實都是小孩子玩具，如小車、小鼓、小桌椅。訓練員由實物開始，先教我幼子名詞，接着是動詞，如「推車」、「打鼓」、「拉桌」、「坐椅」。漸漸，幼子開始有進步，肯跟訓練員講出詞句。其實，內子和我都懂這個道理，用實物引導幼子，家中也不乏玩具，內子也一直耐心在家教，奈何他總不開口。

港大和及後期訓練過幼子的治療師，都鼓勵至少一位家長陪伴孩子進行訓練，這是有用的。對於我和內子，陪伴的重點不在於學習訓練技巧，而在弄清楚幼子的能與不能，那我們便可在家中配合，集中於最恰當的部分提供訓練，不致浪費時間於幼子力有不逮之處，以免事倍功半。

我和內子都想多訓練幼子，故在港大開始訓練約三個月後，再帶幼子去另一機構上課。港大再加上這機構，幼子每星期合共上課兩小時。訓練機構在我公司附近，我放棄午膳時間，一定抽空觀課。這機構的治療師也利用玩具誘使我兒學語，技巧無用置疑，但她比港大的訓練員嚴格，一定要我幼子坐定。那處房間狹小，周圍放了不少玩具，起初幾節課，幼子還算合作，但漸漸他變得要求多，常想離座走動，去拿玩具；再上幾課，治療師有四份一時間用在控制幼子安坐之上。

港大的玩具藏在櫃內，較少誘惑，而地方較寬敞，訓練員也較寬鬆，容許幼子間中離座，顯然我幼子較喜歡港大。我與內子商議後，決定只讓兒子去港大。但有一點我十分肯定的是，那四個月的「加堂」，雙管齊下，使幼子進步加快。然而，任何小孩子，若上課不開心、不專注，必定事倍功半，故我還是早點割愛。

在港大八個月後，訓練員表示幼子進度理想，這點我同意。不久，在某次下課後，在旁觀察的導師忽然告訴我和內子，幼子已有自己學習語言的能力，以後

不用再帶他來。這消息突如其來，我不明白導師如何觀察到，但印正於幼子以後的發展，似乎導師是對的。不過，這不等同幼子從此不需要言語訓練，他的困難，是另一個層面。

第二段日子

幼子自兩歲起，已輪候政府評估，剛停止港大言語訓練才幾星期，幼子獲通知進行評估。結果，他在大、小肌肉、言語能力、自理本領、認知都落後了一至兩年。政府立刻給他排期進行訓練；輪候約兩個月，便獲派位。

訓練在我家附近的幼兒早期訓練中心進行，我不再容易到場親身觀察。只記得訓練起初每星期有兩節課，共兩小時，當中包括一小時的言語治療。

那時候，幼子約三歲半，能說零碎詞語，如「早晨」、「肚餓」、「食飯」、「食麵」、「要飲奶」、「要著衫」等，但不喜歡說，屢要父母問好幾次才回答。真正困難在於，他對別人呼而不應，冷淡、遺世，多叫他幾聲，他可能輕輕回應一句：「乜嘢事？」他的說話平板、單調，用詞永沒變化，仿如播放錄音機；只回應一句，便不再繼續。

我很多次和內子商討，自我安慰，愛因斯坦也是遲開口，三歲才學語，五歲才較流利，但成就曠古絕今。我與親友，朋輩論及，都聽到安慰的說話，甚至舉例子：「我朋友某某，也都是四、五歲才學語。」又或說：「男孩子學說話一定比女孩子慢些，不用擔心。」持這類意見的多，相反意見較少。即使是熟朋友，但從沒有催速我攜幼子做評估。我想不純是避忌，而是朋輩都沒有經歷過，根本缺乏這方面的知識。最緊張是我外母，她久不久查問或怪責我夫婦沒有好好教幼子學說話。我們不好答，有苦自知。

現在作自我反省，事實當時多多少少在逃避，不敢面對現實，幸好終歸糾正自己的心態，面對挑戰。

那時間，一個古怪的現象，慢慢浮現，至今未解。幼子日漸喜歡英文故事書，不愛中文，老是要父母，菲傭讀英文故事。我和內子漸覺不妥，嘗試讀中文故事書，但幼子拒絕，即使勉強應允，也草草了事，立刻轉換英文書。他記性很強，約四歲多時，最喜愛「湯馬士」小火車係列英文故事。書長十多頁，每頁七、八

十字，聽得七、八遍，便幾乎記得全部每個字，我稍不小心錯讀，遭他立刻指出。但這種能力，只見於英文書。他喜聽不喜讀，我和內子耐心勸導、引誘，運用千方百計，盡力去引他讀，但通常不成功；僵持一會後，他便索性跑開。到五歲多，某次幼稚園要求學生在堂上讀故事，他才破天荒第一次，不用父母勸，主動在家朗讀故事，且練習多次。那時，我估計他已聽家人讀過三、四百本書，九成是英文。

幼子在幼稚園上課，也獨愛英文，當老師講英文故事，他總是第一個，急急把小凳子移到第一排，坐定，十分專心聆聽，但對中文的就不理會。每天早上在上課前，幼稚園安排老師講故事，一中一英，幼子必選聆聽英文的。

在家中，他和菲傭溝通，百份百英語，雖然在用字、文法上常有錯誤，但信心十足，從不遲疑。漸漸，我察覺他的英語能力，更勝長子同齡時期。大約五歲三個月，他開始自編故事，嘰呢咕嚕，這是學習說話必經階段，我驚喜參半，因為發覺他是用英語。最誇張的是，連發開口夢也是用英語！

全家日常說粵語，菲傭略懂，偶說幾句，內子全職在家，為何幼子會偏愛英語呢？我百思不解，擔心這阻慢幼子學廣東話，便找書尋找答案，不果。詢問專家，幼子的導師和所有曾教他的言語治療師，甚至到政府「兒童體能及智力測驗中心」做評估時，我也向醫生尋問；任何向專家考求證的機會我也不放過，但都不得要領，我只肯定，這必影響幼子學習粵語進度。

經年未果，某次與心理專家討論，獲得啟發。亞氏保加症患者思想走自線，難轉彎。有問題時，他們喜歡確切答案，假若有多個答案，他們會覺混亂、不快。閱讀英文故事，見字讀字，重讀不會改變。但讀中文故事，要把文字翻成粵語，講法每次必不同。亞氏保加症患者通常記憶力強，這反而令幼子混淆，故不喜。這是我想出來的解釋，非專家之言，難辨準繩。曾多次向幼子相詢，前後一年，他總是回答：「鍾意英文多些。」但說不出理由。

自三歲半開始綜合訓練，幼子的大、小肌肉改善較快，但言語，認知和社交能力，進展緩慢。每隔三個月的檢討，與我觀察的相同，一直未能趕上同齡孩子的水平，最令人擔心的，是他一些自閉徵狀，始終如一。

幼子是有能力說早安的，但上學時，無論怎樣鼓勵，他都不開口。老師，同

學首先打招呼，他欠回應，連微笑也欠奉。在家，兄長、父母呼喚他，他也置諸不理，縱使偶然有反應，亦永不注視我們。與其說他是遲學語，不如稱他有「社交障礙」較為精確，且頗嚴重。

這段日子，我沒親臨兒童早期訓練中心觀課，僅聽內子覆述，領悟不出中心綜合訓練的竅門。

我懷疑幼子有社交障礙，故在他四歲半時，攜他到私人機構做評估，結果他被評為是「亞氏保加症」患童。我將報告轉交政府兒童早期訓練中心，由臨床心理學家再評估，結果差不多，幼子有「自閉」傾向。

第三段日子

私人訓練中心並未安排幼子做言語治療，認為這是腦功能發展問題，是「認知問題」，不是語言能力有困難。舉例說，幼子非不能互道「早安」，是不為也。在他腦海中，沒有清楚的「你」、「我」的分別。他不明白「自我」和「別人」的交往和關係，所以不會主動道「早安」。父母從旁提醒時，他間中照做，但多半無反應。幼子那時，腦中有實物，如杯、碟、玩具；有感覺，如餓、飽、渴、冷、熱；有爸媽、哥哥、菲傭、老師、同學；有玩樂，如去公園、塗鴉、看卡通片，但沒有人際關係，沒有再複雜的倫理，社交更是零。

如果那時訓練幼子學語，只能在基本層次打轉，灌輸人際關係的對話訓練，不只事倍功半，甚或可能徒勞無功。再講白一些，自閉、亞氏保加症患者有認知障礙，腦袋中根本沒有社交觀念、行為，所以不會講。

私人訓練中心的療程，從盪鞦韆開始，鞦韆不是公園那些，是特別設計，各式各樣，共十多款。盪鞦韆，用以刺激腦部和神經發展，尤其第八條神經，管語言。

從四歲半開始，幼子盪了半年鞦韆，之後開始減少；再兩月，打夠了，可以轉玩遊戲。這些遊戲比盪鞦韆「高級」一點。初期的遊戲，有實物；過了三個月，沒有實物；又過了三個月，幼子開始玩沒有實物的遊戲，只有訓練員在房內與幼子兩個人玩。這過程和轉變，從語言訓練角度看，是一級高於一級。

盪鞦韆時，訓練員的說話十分簡單，如坐穩、扶緊、轉、盪高，全部與唯一

的實物—鞦韆有關。再深層一些的說話是「你驚唔驚？」、「暈唔暈？」、「要繼續嗎？」、「要停嗎？」這是人最基本的感覺和盼望，但仍是圍繞鞦韆這單一活動。

從「固定」的盪鞦韆，轉而進行有變化、每次「不同」實物的遊戲，是幼子一大進步。實物可以是任何東西，可以是玩具，或者小型家庭電器。幼子與訓練員的對話，不再只是圍繞鞦韆，他們的對話會跟不同的實物、不同的遊戲而改變，有時甚至談及遊戲規則，這是更高級了。幼子的說話內容擴闊了許多。

不久，訓練員再從有實物的遊戲，慢慢減少物件，或轉用需要創意才有得玩的東西，如一張布、一張紙；到完全不用物品進行遊戲，又是一大進步，因為幼子和訓練員的對話內容，再不倚仗物件。

老實說，私人機構起初不提供言語訓練，只盪鞦韆，我是不樂意的，抱懷疑的，但未至反對。過了數月，幼子的言語能力，一點一滴的改善。那時期，他每星期到政府早期訓練中心一小時，到私人機構上兩節課，每節四十五分鐘。我無從稽考，這進步是由於加堂、是盪鞦韆改善了他的腦神經發展，還是幼子的天生學語時間表到了？總之，他學語速度漸快了，但真正速度加快，是到我休假後才出現。

無論如何，對於私人機構提出的理論，當時我十分重視，雖有懷疑，但不敢反駁，且願意試行。如今印證幼子發展的經驗，相信理論正確。

第四段日子

我在幼子五歲時開始休假，把精神時間集中於他身上。那時，幼子能說句子，算是完整和連貫，但這不等同有溝通能力。他有下列困難：

一、對父母、師長、同學的呼應「慢三拍」，反應冷淡、欠主動、且語音平板、沒有抑揚頓挫。

二、說話時，面相神色很少變化，也缺乏情緒起落，從未玩得開懷大笑。

三、不懂社交。當他參加同學生日會時，不會主動招呼、微笑、不參與集體遊戲。別的小孩玩得興高采烈時，他卻獨自在一旁觀看，對父母或其他家長的鼓勵置若罔聞。

四、與人對話時答非所問、離題。不知他是不明白所問，還是欠專注，聽不明問

題。

五、間中用詞古怪，例如「拍斷雙蚊」，「飛機跌落天上」，「大象用水噴鼻」。有時我可猜到他意思，有時也摸不著頭腦。

六、說話急速、「一輪嘴」，講不停，但講完就終止對話；又或者很快由一話題，跳去另一話題，跳來跳去。他漠視父母的勸告，改不了。

七、講電話更差，講完自己想說的，便立刻說：「我有嘢同你講。」或立刻掛線，或丟下電話離開，對長輩也如是，態度惡劣。

八、參加兒童早期訓練中心的社交小組時，每次介紹自己，用詞千篇一律，音調不變，歷半年如是。

我向專家請教，認為幼子未明人與人的關係，腦袋中未有這認知，不純是言語能力弱。

在我休假第一、二個月，幼子進步最明顯的是身體協調和感覺統合，這肯定與我天天帶他公園有關。至於言語能力，則自第三個月開始加速改善。

我對言語治療所知甚少，想找書看，未成功，出奇的難找。我能找到感覺統合、遊戲治療的書。我看得明白，甚至比較深湛的，關於「想法解讀」的書亦然。但我無法找到自己能看懂的言語治療書，不論中英皆是；只能靠陪同幼子上課時，自己在旁觀察，和與導師討論，才能訂立在家中訓練的方針。

導師眾口一詞，要與幼子多交談，激發他興趣，如講故事、編故事、玩角色扮演、遊戲，甚至唸詩、唱歌，都是耳熟能詳，不可能錯。但困難是我怎樣才引發到他的興趣，令他大量做上述的事呢？

兒童早期訓練中心的訓練員，鼓勵我用故事圖咭，在家和幼子練習。用四至六張圖卡組成一故事，請孩子講出故事經過，是學語，也是學習處事，例如勿亂拋垃圾。幼子願讀，但講故事一遍，頂多兩遍便了事，無以為繼。以我觀察，幼子聰明，簡單的圖卡，他視之為沉悶，滿足不了他。反之，有十多頁、幾百字的湯馬士火車英文書才是他至愛。我嚐試把英文故事，翻譯成粵語，但他拒絕跟我讀。我改變辦法，借淺一些的中文故事書，例如三隻小豬，要求他跟我讀，他勉為其難，讀一、兩遍就草草了事，效果不彰。不是讀圖咭沒用，而是用於我這個

偏愛英文，而智力正常的幼子身上，便未能激發他學語。我要另找新方法，作多方嚐試，終於有突破。

「爆丸」！時來風送滕王閣，天助我也！。零八年初，電視播放一齣新卡通片，題材新穎，完全脫離現實，但受小孩子歡迎。我本不知，一日，幼子的表兄來訪，帶來幾顆「爆丸」玩具，和我兩兒同玩，很熱鬧。幼子開心，又多講說話。事後，兩兒喚著要買「爆丸」，開始在家玩。從此，家中多了些我聽不明白的說話：「爆丸，shoot，爆開」、「雙頭海德拉」、「聖光戰虎」、「雷史鬥士」、「螃蟹獸」、「進化版」、「屬性」、「閘門咕」、「三千滴血」……

突然驚覺，這是刺激幼子多講話的好機會，於是我也看電視，學習這些古怪術語，然後也和幼子一同玩。他很開心，連帶其他對話也增多，例如央求買爆丸，何處買？買那一款？有什麼特色？價錢若何？「爆丸」十多二十款，十元八塊一枚，大街小巷有售。無容置疑，一顆小小「爆丸」，威力強大，玩一小時，幼子與長子的對話，遠遠多過和我讀圖咕時的對話。這尚未計算其他有關「爆丸」，數之不盡的日常對話。甚至兄弟爭玩，家長介入調停，也平空增加許多學語時光。

我掌握機會，把「爆丸」做獎品，鼓勵幼子做家务、自理、目光追蹤、感統訓練、禮貌和對話時要以目光視人。時來運到，這小小「爆丸」，出乎意料，突破我長久解決不了的問題，激發幼子大量說話。

早期教育中心，安排一位言語能力相約的女童，和幼子一同做訓練，目的是引發兩童互相對話。我陪幼子上課半年，起初，小女孩言語能力，技巧略勝我兒，但缺信心。一天，我特意帶來「爆丸」，原來導師亦未聞。也難怪，導師家中沒小童，也沒在日間收看電視。在課堂內，兩小童一見「爆丸」，立刻爆發一連串對話，早估計二人「有偈傾」，但其反應熱烈程度，遠超我預期，口若懸河，連珠爆發，歷十多分鐘要導師喚停。平日導師用不同玩具，不同遊戲去激發兩童對話，小孩子是「跟」著說，那天則是「爭」著說，氣氛天淵之別。很明顯，找到小孩喜歡的東西，就是激發他們學語的最佳媒介。

以後每星期，我都多買一枚爆丸給幼子長子，但一定不是平白禮物，是日常生活中他們有付出，有努力的獎勵。自此，我就借「爆丸」激發幼子說話的興趣，一直到電視播完「爆丸」卡通片，市面上的爆丸也售罄。

有趣的生活體驗提供學語的養份。零八年復活節假，我和家人到西貢保良局渡假營，兩子玩得痛快，兒童繩網、爬石、跳彈牀、踏單車、射箭、康樂棋等等。接著上言語訓練的一課。導師問孩子在假期時消閒往那裡去？幼子立刻回應：「玩繩網」，之後話題打開，不斷對話，盡是他回味的經驗。顯然，幼子平日不喜說話，要遇上非常刺激他、令他興盡的事，才能引發到他開口。導師轉問一同上課的女童，只得沉默。

某周末，我與家人同到大嶼山迪欣湖遊玩，再去東涌吃自助餐，幼子當日玩得很開心。其後的一次言語訓練，導師問孩子周末往何處消遣？幼子又興奮的講話，但同課女孩仍沉默。百份百肯定，女童說話本領不弱於我兒，但就缺乏夠力刺激她的生活體驗。導師不經意讚幼子幾句，他更樂意，自信心及講話的興趣就漸濃。幼子上課半年，不經不覺，他說話能力，追越同課的女孩。

在我而言，「爆丸」是天賜機緣。難得長子和幼子都喜歡，不費吹灰，找到激發幼子學語的媒介，長達兩月。但不是次次幸運，其他的媒介和機會，我要多花精力找尋。

休假的第四個月，幼子漸開始自編故事，這是好兆頭。但「亞氏保加症」患童弱於想像，編幾句就停。

幼子拿著小虎、小鹿、小馬等玩具，簡單地說老虎追小鹿，追到，吃掉，故事完結。我看他也感沉悶、無趣。事實上他腦海中也沒有其他變化了。要幫他延長編故事，繼續多開口說話，我唯有親自下場，把自己變成他的玩伴，與他一起編，加插大量枝葉，例如，突然有其他動物出現，老虎轉移目標；又或者大象出現，趕跑老虎；又或者獅子出現，與虎爭食，再而獅、虎搏鬥，兩敗俱傷，小鹿逃脫。我參與時，不是誇張，可把說話份量增大許幾倍，內容和詞彙豐富得多。一次，內子在書房聽到幼子不停說話，也驚異，為何幼子「咁多嘢講！」這些效果，若靠讀圖咭，看故事書，不易激發到我幼子。言語訓練的內容，必須是孩子有濃烈興趣的玩意，順著他，就「多嘢講」，反之，迫孩子做他覺沒趣的事，他就閉嘴。

具實物的編故事，不難延長，但一缺物品就難，例如我說天氣變了，下雨、起風。又或者小鹿躲進草叢，又或獵人出現，幼子就停，接不了口，因為玩具沒

風、雨、獵人、草叢。凡是要幼子憑空想像的，他就不成。就算找代替品也不成，例如假借積木，當作小石堆，幼子也拒絕接受，全無想像力，編故事就終止。

當時，我想到的方法，是多買一些玩具，儲存起來。當我編故事到小鹿躲去樹叢時，便立刻去玩具堆中找有關道具，找到便可繼續，找不到唯有改編。後來，我與專家商談此事，他們的意見也是「多儲玩具」。

另一方法，就是帶幼子參加遊戲治療。遊戲室有大量的玩具，叫人感到無拘無束的，輕易助幼子發揮，非常有效，細節我會在另一章詳談。

幼子這缺乏想像力的弱點，要過六個月，才漸改善，那時，我可以用假想的東西了。例如，我說小馬跑上山，便順手搬來小椅子，說是小山，幼子開始接受。這標誌著他腦子開始有假想的能力。那時，他大約五歲九個月。

另一次成功激發幼子多說話，發生在浴室。休假時，我不假手菲傭，天天為幼子洗澡，並帶同一些小玩具，賺取多一些話題。有次，他突然拿起一膠公仔，在浴缸模擬滑水，我就順他意，和他編故事。起初，由他自己滑，演變成多人玩。福至心靈，我把他幼稚園同學的名字，套入故事中，幼子頓時變得興奮，說話多了起來。故事慢慢變成他和同學滑水比賽，一位接一位加入，初賽、決賽、滑坡、計時、爭勝，獲獎，愈來愈多枝葉，他說過不休，這是很意外的收穫。之後，他連續幾天玩滑水遊戲，故事連場，我也樂得奉陪。記憶所及，幼子能在浴缸中滔滔不絕，連續幾天談及同一話題，且故事情節豐富，人物眾多，就僅此一次。

某天，早期訓練中心的導師與幼子玩洋娃，開生日會。事後，他要求買洋娃。家中從沒有洋娃娃，因長子與幼子都是男孩子。起初我覺突兀，但仍姑且一試。幼子得到洋娃娃後，天天照顧它，洗澡、穿衣、梳頭。我與內子，一定抽空和他一起玩，使玩的情節更豐富，學更多對話。後來幼子還為洋娃娃起名字，擬人化後，就有更多詞語和話題了。那時，幼子大約五歲半。從這件事，我有兩點感受。

一、亞氏保加症患童很遲才對人發生興趣。洋娃娃的擬人玩具，一般孩童大概二、三歲已感興趣，但幼子五歲多才玩，是十分遲。

二、患童表示有興趣時，不要計較患童的性別和年齡了，給他玩吧！要掌握機會，藉此鼓勵他照顧洋娃娃，使他學習關心別人，若肯為洋娃娃起名更好，冠以親友的名字，更具親切感，效果更佳。

幼子從來不喜唱歌，縱使幼稚園教不少兒歌，他絕少在家唱。我與內子多番鼓勵，稱讚，都不能引他多開口；即使從書包中抽歌書出來與他共唱，亦不成功。不知是否亞氏保加症患者都是如此？有何方法能激發他呢？

某日，我仍休假，幼子偶哼一首新歌，真是天意，其中一段觸動我心，使我決意用水磨功夫，誓要把整首歌弄清楚。幼子是不明白我內心感觸，但見我突然逐句筆錄，逐句學唱，還要求他覆核、更正，對他是很不尋常的鼓舞，他接受了，唱很多遍。由於他咬字不很清，我有聽不清楚、有弄錯的地方，前後兩天才確信錄寫歌詞無誤。以後久不久，我就和他一起唱幾遍。這次經歷，打破了他不在家唱歌的阻障。我想成功原因是：（一）我休假在家，能抽空。（二）誤打誤撞，我一改常態，轉用另類方法鼓勵幼子，他接受了。

那段歌詞觸動我呢？「望父親工作不會多停留，只求孩子都足夠，給我飽暖冇擔憂，噢 Daddy 多謝你。」這段曲詞，是幼稚園所譜，我心有所感。是否校方有所寄語呢？是真的，我不計較損失半年入息，只求幼子早日擺脫亞氏保加症的障礙。

還有另一次經驗，意外地激發幼子唱歌，是用電腦錄音。長子讀小四，要交普通話科錄音功課，過去我用錄音帶，操作麻煩，錄音效果欠佳，便嚐試用電腦。錄完長子功課，我靈機一觸，喚幼子試錄。他帶上耳筒連咪，顯然覺新奇有趣，接連錄了幾首歌，由於操作簡便，他很快懂重播、翻錄，玩了好一會。對他而言，這是一有興趣玩意。以後，他在校學了新歌，久不久又錄，我和內子自會趁機讚譽，他興趣漸長，日常又增多了話題。

總的來說，就是找尋提升他興趣的方法。

新刺激不一定是玩具，遊戲。日常生活中，機會無限，俯拾即是。

著他做小量家務，如飯後收拾自己的碗筷，洗澡後自己抹身。由易做的，與他切身有關的開始，這容易令他接受任務，然後藉以打開話題。自理、穿衣服、鞋襪，全是切身的項目。

上街購物，在超級市場付款，叫幼子代我用八達通付款，他覺有趣，既製做話題，也教他辦事。

去快餐店用膳，也訓練幼子自己處理，如落單、付款，都要他自己開口。我見他有進步，能力漸增，就要求高一點，例如我故意漏取紙巾、碗筷，喚幼子向店員索取，但熱水例外。乘小巴時，也訓練幼子自己揚聲落車。

這些日常生活點滴，數之不盡。我趁這些機會，時刻鼓勵他多說話，多表達，加起來的時間，遠遠比玩「爆丸」，玩角色扮演，唱歌還多！

有幾句話：「選孩子有興趣，能力所及而又有點挑戰的，他就學得快。」耳熟能詳，人人會說，易做嗎？我說不。例如訓練幼子在快餐店自取餐具，我用了大約三個月，當中付出不少耐性和精神。那時期，幼子每星期去灣仔上課兩次。於幼稚園接放學後，我常帶他去快餐店用膳，開始引導他。第一步，選最易做的，我故意漏取紙巾，叫幼子去取。起初他膽怯，不敢，我就陪他一起去問。試得幾次，他大膽一些，我就只陪他行出去，我站在一旁，由他自己問。

再過一些日子，我就留意著，當櫃面人少時，才指使幼子自己去問，我不再離座，只遙看。又過日子，再增難度，着幼子去取餐具、飲用水。我不敢着幼子去取沸水，怕有意外，後來發覺快餐店員也小心，見我兒年幼，便不予沸水，祇給和暖水，我便叫幼子自己端回來。這是自理、手眼協調訓練，也是栽培信心和提供對話機會，一舉數得。

上述方法平平無奇，有何難哉？但用另一角度看，帶着我這個不喜說話，不懂在快餐店照顧自己的幼子，設若我安排他安坐，然後自己做妥一切，我更輕鬆，更易辦。恐怕大部份帶着亞氏保加症患童的家長，都選這般處理。反之，我偏故意漏取東西，安排幼子學習，更花精神，幼子進步了，取紙巾太易了，又要再動腦筋，想新方案，這又是另一番心血。

回家後，我當然少不了稱讚幼子，鼓勵他，更喚他將經歷訴說給內子聽，內子心中明白，一定趁機引導他再多講說話，幼子慢慢建立起信心。如此這般，大約三個月，幼子膽量和能力，可妥善處理這類事了。

為孩子洗澡呢？是要放棄自己休息時間，把菲傭工作拿過來。

與孩子玩「爆丸」，更要不計較，要有傻勁。不是說笑，我記得最初看「爆丸」卡通片時，迫自己學那些「無厘頭」的術語，心中曾有疑問、掙扎過，自己是否「傻佬」？有沒有用？但試得幾次，我慢慢察覺幼子多說話了，疑慮煙消雲

散。「不要面子，祇要孩子！」這是鄧靄霖小姐在「訴心事家庭」講的，十分有意思。

要尊重孩子選擇，他專心玩小馬，小象時，就和他玩，藉此多引他講話，不要強拉他去讀圖咭，那一剎那，放棄家長的角色，把自己變成幼子「玩伴」的角色。不要以為容易，我嘗試過，不易的。但效果驚人，想一想，你是否在玩得興高采烈時最多話說呢！

要多給予有趣的經歷，我帶一家去保良局渡假營是好例子，幼子興盡而回，事隔大半年，還記得，願開口覆述經歷，但平日下課後，我問他上課的情況，他永講不出，屢試屢敗。可見新鮮而快樂的經驗，組成美好回憶，才能激發幼子的說話興趣。

要源源提供新刺激，可試用新玩具。不必貴，二、三十元一包的小動物，小車，小飛機等都可以，已是十分好的媒介。但家長要花時間選購，更加要花時間和孩子一同玩。假若我不是休假半年，恐難抽空，若不是有教育長子的成功經驗，恐難堅持。

亞氏保加症患者一般智力正常，只是不喜說話，不善表達。我相信，在家最有效的的言語訓練，必須與自理、自信、社交訓練結合，以充實他的生活經驗，且是愉快的，用「玩」和「遊戲」推動。起初進度不明顯，但只要有耐性，持之以恆，一定會愈來愈進步。

六個月的休假剛完，恰巧是社署每三個月一次的評估，結果顯示，幼子的說話速度慢下來了，對話大致切題，不會跳來跳去。與家人講電話時，他間中仍「一輪嘴，有他講，沒我講。」但明顯減少了；日常與別人對話的表現也中規中矩了，目光接觸大幅改善，對家長呼喚反應恰當；雖未算完美，但已不必三催四請，「叫極唔應」。

再三個月的評估，幼子的「詞彙」、「做句」、「串連」幾個範疇，已追及同齡孩子水平，尤以詞彙方面，可算豐富。聯想力、歸類能力亦達標。他能夠口述圖畫故事，掌握情節發展；訴說自身經驗，勉強做到。但講不出玩遊戲時，拍檔或對手做什麼。嚴格分析，這不是言語能力，是社交能力，未能留心別人的行為。縱使這方面弱一些，整體而言，幼子的言語、溝通能力，大幅改善。我很寬慰、

滿意。

幼子可能一生都不喜多講話、寡言。他永遠不會是能言善道，不會是司儀人才，但如常人般交朋結友、溝通，他會做到。

這一點我很有信心。

增補

曾閱一書——愛因斯坦症候羣，在作者提及的例子中，孩子都是：

- 一· 遲學語，到三、四或五歲才開口。
- 二· 全部智力正常，有些更非常聰明。
- 三· 父母兩家，至少一方有成員從事會計、工程、或電腦開發。
- 四· 遲學會控制大、小便，遲戒尿牀。
- 五· 社交本領弱。

相對我家，以上全對。內子是會計師，我任職電腦部。幼子五歲半仍間中尿牀。

書中列舉很多案例，真人真事，幼年時遲學語，男比女多很多。長大後，孩子都能正常過生活，融入社會，有自己工作、家庭。幼年被冠以學習困難、過動、缺乏注意力、社交障礙等等，但成長後全不復見。

作者嘗試找尋答案或合理解釋。愛因斯坦生前，應允把腦袋捐出作科學研究。逝世後，醫生解剖他腦袋，發覺整體份量不比常人大，但處理空間，對比的部位則比常人大得多，大一倍。愛因斯坦最偉大的相對論，就是處理空間的。醫學界也發現，人腦處理言語的部位，與處理空界的部位為鄰。是否腦袋某特別發達的部位，削弱了別一部位的功能呢？這有待科學家研究。

作者明言，統計與研究範圍未夠廣泛，亦承認在學術界，「愛因斯坦症候羣」未被確認。

不敢期望幼子會成為另一個愛因斯坦，太奢求了。不過幼子的確喜歡圖像、符號、繪畫，認字能力很出色，涵蓋中文和英文。他生平第一次砌積木，不是向

上砌，是平面圖像，把數十積木舖在地上，絕對左右對稱；往後數次，都是平放，直至我和內子示範疊高積木，他才改變。六歲時，兒童早期教育中心為他作測試，發現他處理平面圖像的能力，竟達十歲，我嚇了一跳，難以置信。是否亞氏保加症的患者，都有這方面的才能呢？